

钟林斌 著

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

韩愈传
(下)



辽海出版社

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

韩愈传（下）

钟林斌
著

●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传/钟林斌著. —2版.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9

(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

ISBN 978-7-80638-700-9

I. 韩… II. 钟… III. 韩愈(768~824)—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3359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58 千字 印张:12.5

200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虹 徐悦

责任校对:侯俊华

封面设计:西西里

版式设计:金晓

定价:36.00 元(上下册)



四十

从郴州到衡州

江陵府，在古代虽属荆蛮之地，但物产富饶，且地处长江边，有舟楫之便。与阳山相比较，它不但繁荣许多，而且离京师近得多。张署、韩愈二人于九月中旬，从郴州出发赴任去了。韩愈已给家眷发去书信，让妻子儿女从京师到江陵等候。

韩愈出发前患了疟疾，时寒时热，十分痛苦。又是用热水薰，又是用艾叶灸。好心的人请来巫师念咒烧符驱鬼，好一阵折腾。一旬光景，才康复。韩愈觉得这疟鬼实在太可恶，便以诙谐的口吻写了首《遣疟鬼》。他以为那招人得病的鬼怪乃来自湘水，应当责令其回到水泽中去。韩愈并不信鬼，这只是病愈之后的自我解嘲而已。

韩愈依然与老朋友张署同船，不过与南下时不同，而是顺耒(lěi)水北上了。区弘为人赤诚，还要陪老师到江陵，尽弟子之礼，韩愈只好应允。船离郴州，顺风顺水，很快到郴州，那是耒水与黄水交汇处，江面渐渐开阔，水平如镜，青山涵映其中，分明是一幅山水画。北归的韩愈与南下时的心情已截然不同，猿啼鸟鸣也声声入耳。他与张署稳坐船头，观赏两岸风光，诗情油然而生，二人频频吟出绝句，相互赠答。韩愈诗云：“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于飞。回头



笑向张公子，终日思归此日归。”张署道：“归则归矣，但不是回长安。”韩愈道：“迟早是要回去的。君不见，沿涯宛转到深处，何限青天无片云。”张署和区弘被韩愈的乐观情绪所感染，竟放开喉咙唱起《竹枝》，歌声在山水间回荡。

说说笑笑，傍晚时分，船已到耒阳县，船上人上岸过夜。次日继续乘船北上，船行二三十里，只见北岸有座庙宇，并不甚大，却挤满了求福之人。大家甚觉惊异，船夫道：“这就是木居士庙，灵验得很哩！”说得非常神秘。韩愈、张署命船夫靠岸，二人上岸去逛庙。那小小的庙堂正殿上并没有泥塑金身的菩萨而是供奉着一根酷似人身的木头。善男信女朝木头三叩九拜，煞是虔诚恭谨。韩愈弄不明白这人形木头的来历，便向庙祝求教。那庙祝见是二位官长，不敢编造，就如实说了。原来，此地有枫木，树龄长了，树干上便长出木瘤，暴风骤雨之夜，木瘤可长至三五尺，活似人的形状，人们以为是神物，便截下来略略修饰，当成神供起来，并名之曰“木居士”，给它盖座小庙，就叫木居士庙。庙祝吹嘘，此神有求必应，求子生子，求财生财，大旱之年连县令大人也率领官吏乡老前来求雨。张署、韩愈明知这是谎话，但也表示出对“木居士”敬畏的样子。韩愈想，世上有多少事，如乡民祈祷“木居士”那样，某人如得势，有多少附势趋炎之人围着他，以求利禄，而得势之人亦俨然如神，岂不可笑。回到船上，张署、韩愈把憋在肚里的笑放了出来。船夫不解二位官长缘何而笑，亦笑道：“官长是嫌庙小吧，地穷盖不起大庙嘛！”其实，韩愈不只是笑木居士，而是在笑下台的王叔文，在他眼里，王叔文不过是“木居士”。韩愈钻进舱里，取



出纸笔，写下二首绝句，递给张署过目：“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张署知道韩愈在嘲弄什么，只是没有说破，于是笑道：“不说破，方为上品。”韩愈没料到200多年后，他在诗中所说的这根“爨(cuàn,音窜,灶)下余”，在大宋元丰年间，耒阳县令率百姓向“木居士庙”求雨而不灵验之时，“木居士”终被劈开当柴烧了。韩愈也没料到，受他百般讽刺的王叔文集团，千载之后，却受到历史学家的高度评价。

船行一日，来到耒水与湘江汇合处，这就是衡州城（今衡阳）了。衡州城是通衢大邑，商贾云集，亦不乏名胜古迹。韩愈一行人上岸观览。刺史邹儒立，开元年间进士及第，乃一位忠厚长者，得知韩愈、张署北上路过此地，热情设宴于合江亭，为二位洗尘。邹刺史饱经宦海风波，银须飘洒，处世泰然。合江亭，雕梁画栋，结构宏丽；枕湘江而带蒸水，视野开阔。人在亭中，心旷神怡，的确是一处绝妙景物。听说此亭系刺史大人出资兴建，韩愈尤觉难得。席间，主客尽欢，直到新月东升，刺史才命人送客人回驿馆。为酬谢邹刺史的盛情接待，离别衡州之前，韩愈写了《题合江亭》寄赠邹儒立。



四十一

游南岳衡山

已是深秋天气，湘江两岸，枫林如火，点缀在常绿的乔木林中。南岳衡山之秋，更显出无穷的诱惑力。

船到衡山城，韩愈一行离船登岸，于城中歇息一宿，次日早起，乘马直奔南岳。不巧秋雨霏霏，阴风习习。韩愈身披蓑衣，策马急行。约一个时辰，只见不远处莽莽苍苍，却不露五峰面目。韩愈心中暗暗祝祷南岳神灵，盼望天公放晴。相传南岳 72 峰，最著名者有芙蓉、紫盖、石廪、天柱、祝融五峰，而祝融为最高峰，可俯视群山，遥观日出。当年大舜南巡、大禹治水都曾登此峰。韩愈、张署不敢有登上极峰的奢望，但求看清祝融的面目而已。游山的人说着话，南岳大庙已在眼前，韩愈一行急忙下马。这大庙非同一般，始修于玄宗开元十三年，供奉南岳之神，此神被明皇尊封为司天王，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一样，享受着三公（太师、太傅、太保）的级别待遇，官府每年都要祭祀。韩、张身为大唐臣子，面对如此尊严的山神，自然恭谨有加，正要拜谒司天王神位。走近庙门，忽见云开雾散，风也收了，雨也住了，太阳放出万道金光，群峰显露峥嵘，直插晴空。紫盖连接天柱，祝融昂首挺立、领袖群伦，好一副顶天立地的姿容。游人大喜过望，暗自叫绝。真个以为是神灵



感应，让他们一饱眼福。韩愈、张署、区弘进了大庙正殿，在神前献上祭品，拜了三拜，又观赏四周壁画，复又在庙前饱览南岳诸峰神采。

这时，走过来一位不僧不道的老者，向韩愈、张署施礼，自称是南岳庙的庙令。这位管理庙产执掌祭祀之职的官吏，有九品下的级别。此公善察言观色，消息灵通，凡来游历的人，都能知道个底细。他琢磨这二位遇赦北上就职的官长，前途未可限量，便满脸堆笑，邀请韩、张二位在司天王神位前掷个杯玦，讨个吉利。这杯玦本是两个蚌壳，乃问卜的器具，问卜之人将蚌壳投空掷地，如一俯一仰，属上上大吉。韩愈、张署听了庙令的介绍，由庙令引导来到神位前，由庙令指教各自把杯玦抛起，落在地上，均呈吉相。庙令大大将韩、张恭维，说他们有王侯将相的前程。又挽留他们在寺庙客店过宿，并且邀请他们明天题壁留念，说庙门外新粉刷的壁正等着大手笔呢。韩、张相视而笑，本不想多耽搁，为不让庙令老人失望，决计在庙里住一宿。

韩愈一行人吃罢斋饭，又到四处走走，来到衡山中院。这是一处洁静的禅院，山僧戒盈在此主持。盈上人久闻韩愈大名，见韩愈来访，大喜，以山泉泡茶相待。茶香四溢，张署、韩愈饮罢香茗，不觉神智清醒，疲劳顿消。韩愈想，我等俗人，日日被俗念缠扰，何似盈上人这般悠然自得。盈上人似乎参破客人心思，说道：“二位施主，何不在此地多住些日子，洗涤心尘？”张署道：“官身不由己，明日还要赶路。”说着话，不觉天色向晚，张署、韩愈便回客舍歇息。张署打趣道：“今日仁兄的卦相一俯一仰，乃上上大吉，有侯王将相之兆，



明早题壁非仁兄莫属。”韩愈道：“能活着和妻儿老小见面，就是上上大吉，侯王将相等这非分之想，即是南岳司天大王肯成就韩某，恐怕在下也受用不起。”说罢，张署不作答，竟呼呼入睡了。韩愈却辗转反侧，南岳五峰、粉墙丹柱、鬼物图画等等总在脑海里浮现。韩愈索性为明天题壁打腹稿，他想，还得用七言古体，方能痛快淋漓。想着想着，进了梦乡。

悠远、深沉、宏亮的晨钟，凄厉的猿啼，将游山之人从梦里唤回。韩、张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朝阳已从东山喷吐欲出矣。张、韩的家仆和年轻的区弘早起爬山，正沿阶归来。庙令道：“请二位官长用早膳，题壁的笔墨都准备好了。”张署、韩愈用过饭，庙令便来请他们题壁。张署道：“韩退之先生乃真正大手笔，门楼这片墙未必够用。”庙令道：“退之先生，请！”韩愈也不推辞。

庙里的僧俗人等听说韩愈题壁，都拥到门楼前观望。韩愈见此情状，更增了三分兴致。遂提笔蘸墨往雪白的墙写下了《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这个题目，不假思索一气写下去：“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动。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跌宕腾挪，气势飞动，声韵嘹亮，非同凡响。众人边看边诵，不觉看呆了。等到韩愈写罢“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掷笔于地，众人方齐声称妙。庙令老头儿更是乐得眉开眼笑，连连向韩愈躬身致谢，说道：“名山名寺，又得名



诗，三不朽矣！”韩愈本是个狂傲的诗家，听了老者这般恭维，也有些吃不住劲，谦恭道：“拙作岂敢与南岳相提并论，惭愧，惭愧！”区弘有心，早已将诗抄录一过，放在行囊里了。

韩愈题壁罢，与张署、区弘一起复被庙令请到斋堂休息饮茶。这时盈上人走进来，为韩、张送别，且向韩愈讨诗。韩愈对盈上人印象颇佳，借庙令纸笔，信笔写下七言绝句一首，诗云：“山僧爱山出无期，俗士牵俗来何时？祝融峰下一回首，即是此生长别离。”题为《别盈上人》，赠给戒盈。盈上人读罢，双手合十，向韩愈致谢再三。深感韩愈有不舍之意，心想，仕途不顺之人，大抵向往深山古寺，修真养性，韩愈亦如此吧。

近午时分，韩愈一行，告别庙令和戒盈，骑马折回衡山县城。秋风瑟瑟，落叶纷纷，天又下起雨来。韩愈等人弃马登船，于秋风秋雨中继续北上。



四十二

岳阳楼上遇刘禹锡

赴潭州(今湖南长沙)途中,雨下个不停。雨打船篷,点点滴滴,勾起宦游之人无限乡愁和对往事的回忆。在衡州逗留时,韩愈已知道王涯、李程、李建三位翰林学士在李纯即位之后,得到重用。此时他想,王涯是同年及第的朋友,李程系御史台同僚,也与自己有较深交情,如果与他们建立联系,也许能改变江陵法曹参军的任命,由他们推荐回到京师,另谋新职。于是在船舱里,给三学士写了篇长达百余句的长诗,倾诉被放逐阳山的原因,赴阳山途中遇到的辛苦,阳山的荒僻恶劣,以及不想担任法曹参军职务的缘由,期待老朋友给予关照等等。诗中特别提到他的放逐可能与刘禹锡柳宗元泄露他们之间的谈话,而招致权要嫉恨有关,暗示自己是王叔文党的受害者。韩愈绞尽脑汁,抒写怀抱,希望得到身居要津者的同情。船到潭州,韩愈命家仆将诗封好送达驿站,这时,他的心才轻松了许多。

到了潭州,免不了要拜访地方长官,游览名胜古迹。湖南观察使杨凭是柳宗元的岳父,又是韩愈在汴州时的同僚杨凝的胞兄,虽然韩愈怀疑杨凭曾阻挠他回京师,但杨凭待他却相当热情。韩愈游览罢潭州郊外道林寺和岳麓寺,在岳麓寺过宿,借山僧纸笔写诗献杨凭。诗中云:“山楼黑无



月，渔火灿星点。夜风一何喧，杉松屡磨展。犹疑在波涛，
怵惕梦成魇。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绛灌
共谗谄……”韩愈向杨大人表白，自己就是遭子椒、子兰妒
忌的屈原，遭周勃、灌婴谗谄的贾谊。

韩愈走一路，吐一路苦水，期望博得沿途州郡长官的同
情。不日功夫，船进入洞庭湖。想起南下时在洞庭遇风，帆
樯被吹折的情景，仍心有余悸。如今，夜行湖上，风平浪静，
别有一番情韵。韩愈和张署坐在船头，望浩淼湖水落满星
斗，似天上银河从中流过。次日，又是晴朗天气，但见湖面
波光粼粼，河豚在水中嬉戏，煞是喜人。船行如飞，岳州城
已遥遥在望。张署叫道：“看，岳阳楼！”好巍峨的建筑，像位
巨人向远归的游子招手。韩、张南下时，不曾在岳州停留，
如今北上，岂能放掉登临这天下名楼的机会。远望胜迹，韩
愈自然想到杜甫的诗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他想，
我韩愈登临此楼，当留下什么呢。韩愈想得入神，船已到岳
州城下。韩、张缆舟登岸，拜会刺史窦庠。韩愈年少时与窦
庠二兄窦牟有过忘年之交，如今路过此地，向窦庠致意，更
在人情之中^①。窦公曾是大理寺（似现代最高法院）司直，
以六品上的秩级，出镇岳州。窦公好客，次日设宴于岳阳
楼，招待韩、张。

人道冤家路窄，被贬为连州刺史的刘禹锡此时也恰好
路过岳州。窦公微闻韩、刘之间有误会和磨擦，想在席间调
和，使之冰释，因而同时请禹锡赴席。这一天，时晴时阴，北

① 韩愈与窦氏兄弟关系，见韩愈《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



风骤起。韩愈、张署应邀于巳时登上岳阳楼，而窦刺史已在楼厅上等候。韩、张连忙向窦公施礼，连声道：“叨扰！叨扰！”窦刺史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尽东道主之宜，应该的嘛！”刺史年纪不过40多，不及张署年长，然老成持重，显出长者风度。窦公道：“二位，请到厅外观赏吧！”刺史指着西南方向，说道：“看，那就是君山了。相传大舜帝的二位妃子娥皇、女英曾住在那里，所以称作‘君山’，二位先生不妨到君山一游。”韩、张齐声道：“多谢窦公，不过这次去不成了。”韩愈眺望湖面，无边无际，北风吹起，白浪滔滔，轰轰然，如万辆战车驶过，又似蛟龙在水中翻腾。窦公道：“你们没有赶上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日子，是个遗憾吧！”韩愈道：“初冬之日，别有一番气象，领略八百里洞庭阳刚倔强的风采，也算不虚此行。”窦公道：“今日还有一位朋友赴席。”韩愈问：“是哪位？”窦公道：“见面就知道了。”说话间，楼梯咚咚响，爽朗的笑声伴着脚步声，一位30开外的彬彬君子走上楼来。此人就是刘禹锡。窦公迎出来，禹锡一拱手，朗声道：“让窦公久等了，恕罪，恕罪。”窦公道：“梦得兄，还有二位朋友呢。”这时，韩、张从游廊走进厅来，定睛一看，不觉吃惊，心里暗道：“原来是他！”禹锡也有些愕然，没料到在这里遇到老朋友，连忙走向前去，向二位施礼，道：“韩兄，久违了！”韩、张几乎同时问道：“梦得兄，别来无恙乎？此行何处？”不知是出于礼仪，还是明知故问，禹锡觉得老朋友话里有话，但并不介意，答道：“二位仁兄来处，恰是在下去处。”韩愈问道：“是郴州，还是连州？”禹锡道：“是连州。”窦公高声道：“三位高朋，请入席！”主客坐定，窦府仆从送上来水陆



各色佳肴，主人频频举杯，客人连连称谢。酒过三巡，仆从送上洞庭蜜桔霜橙，煞是开胃爽口。窦公只是劝酒，不容客人议论朝政。约摸一个时辰，窦公命仆人准备三套笔砚及宣纸，然后说道：“三位高朋北往南来，相聚不易，退之、梦得都是诗家，焉能无诗？下官请退之兄先下笔，张兄、梦得与在下相和如何？”张署说：“鄙人文思迟钝，免了。”韩愈有了几分酒意，胸中诗情正在涌动，便当仁不让，说道：“各位兄长见笑了。”于是，在大厅一角的书案上，提笔展纸，写了开来。似是打有腹稿，以惯熟的五言古体，洋洋洒洒，不到半个时辰，便交了卷。窦公接过诗稿来默读，只见题曰《岳阳楼别窦司直》，竟长达90余句，暗暗称赞退之敏捷。诗先叙洞庭风色，气势宏阔，什么“星河尽涵泳，俯仰迷上下”，什么“泓澄湛凝绿，物影巧相况”，不失为佳句。窦公读着读着，觉得退之对往事仍耿耿于怀，什么“触事得谗谤”，“此事最无妄”，什么“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窦公想，这不是有意为难梦得么，现而今梦得正受牵连被放逐啊！窦庠心中有些不快，似乎自己做了件蠢事，不该把韩、刘拉在一起吃酒。但窦公不失为老辣，依然和颜悦色，将诗交还退之请退之人席，开樽再饮。韩愈道：“窦公多多赐教。”又对禹锡道：“请梦得兄过目。”把诗送到禹锡手里。韩愈想，且看仁兄如何回应。

禹锡读罢诗，脸上并没有露出尴尬，依然是笑呵呵的。说：“退之兄，容在下一个时辰。”说罢，坐在厅侧的书案旁，略略运思，便挥笔直书，不到一个时辰，便将诗送到韩愈席前。题曰《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



以自述足成六十二韵》，原来是一首排律。退之好生佩服梦得的工力。先叙地理，中叙人文，末叙友情。什么“云锦远沙明，风烟青草靡”，什么“明月出中央，青天绝纤滓”，什么“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驶。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对自己遭际极为坦然，只是稍稍带过，这是退之所始料不及的。坐在一旁的禹锡道：“退之兄，请赐教。”韩愈琢磨不透这位比自己年轻的昔日同僚，心里到底想着什么，是否做过对不起自己的事；又想到梦得正要走上自己走过的艰险行程，心中便生出感慨和同情，对禹锡说道：“梦得兄，此去连州，水路险恶，多多保重吧！”未等梦得回话，这时，窦公将写就的《和韩十八侍御登岳阳楼》奉到席前，大声吟诵起来：“巨浸连空阔，危楼在杳冥。稍分巴子国，欲近老人星……”又是一首排律。窦公咏罢洞庭胜景，便盛赞宾朋高才卓识，什么“雅论冰生水，雄材刃发硎。座中琼玉润，名下芑兰馨”。末了，大呼“莫辞今日醉，长恨古人醒”。温文尔雅，妥帖自然。博得大家一片喝彩。窦公兴致极高，见天色将晚，命仆人掌灯，洗盏再饮，直饮到如钩残月遥挂天际，才命仆人分别送禹锡归客舍，送韩愈、张署上船。

韩愈、张署告别了岳州城，乘船进入长江，而后沿江西进。一旬有余，方抵达目的地江陵。韩愈在船上写下了引起后人争议的《永贞行》，诗中猛烈抨击王叔文集团，对新即位的皇帝李纯大加赞颂。看来，虽然岳阳楼上与刘禹锡同桌共饮，说了些客气话，但因政见不同，并没有解开心头的结。在诗中对王叔文党人大加挞伐，自然也是向皇帝表白

忠心的一种方式。

正当韩愈、张署向江陵进发的时候，刘禹锡突然接获圣旨，被加贬为郎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改变了南下连州的行程。风尘仆仆的秀才们，不管他们怎样聪明绝顶、怎样忠心耿耿、怎样挣扎钻营，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韩愈传（下）



四十三

任江陵府法曹参军

江陵，战国时代是楚国的首都，称作郢都。当年秦国大将军白起率雄兵攻破城池，被放逐汉北的屈原曾泣血椎心写下不朽的诗篇《哀郢》。往事越千古，如今大唐帝国的荆南节度使所在地，已是一片平和宁静的景象。节度使兼刺史裴均对韩愈前来就职法曹参军，非常高兴。因为裴均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官僚，与湖南观察使杨凭经常相互唱和，已经有了一卷荆潭唱和诗，正待大手笔作序揄扬，如今韩愈近在身边，恰是难得的人选。

永贞元年岁末之时，韩愈家眷已先期抵达江陵，在城中金銮寺侧觅得住所。与家人久别重逢的欢愉，抚慰着韩愈焦躁的心。一夕，江风凄紧，彤云密布，转眼间纷纷扬扬的瑞雪覆盖着江城，给农夫带来期盼明年五谷丰登的喜悦，也给文人骚客带来诗的情韵。韩愈与家人围炉夜话，但明明灭灭的炭火难以驱除屋内的寒气。儿女纠缠爹爹讲述阳山的奇闻，韩愈则更热衷那炉边上的酒壶及那壶中热腾腾的米酒。软绵绵的雪扑簌簌地落在屋顶、落在庭院、落在无垠的田野和浩淼的长江。雪拥着江陵人的梦，梦在雪地上飘浮。